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三

師郁段古宋張王列傳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也達性至孝少孤母疾思食藤花  
菜遍乞國中無有也達出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夜歸遇  
虎呼天虎去持菜還食毋而病愈時年方十三比長以  
太學生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爲御史論奏逮至  
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而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曰  
而偉之即以達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達至見  
有獄囚淹繫殆千人立鞠其罪之輕重決遣之旬月而

蓋未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上征北虜出沙漠命達總督餽運達請均量其程之遠近分設頓舍於道令民互相更遞以次轉輸民不困於飛輓上以爲能營建北都上復遣達採木湖湘達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其所督責於軍民艱險中良苦左中允周翰啓監國論達刻薄而達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露之下有人載仁宗即位念達暴露日久召還爲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于位太宗嘗語監國曰朝臣扈從來此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

郁新臨淮人也新貌瓌偉有威儀音吐洪暢太祖愛之  
賜名新洪武二十二年授戶部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予  
明年陞比平部郎中又明年超陞戶部右侍郎國初戰  
爭始息民務生聚而國家經費天子方用焦勞新佐部  
務日與其屬能者悉心咨度每歲出入太祖有問新皆  
應機嚮答了無遺謬及考滿遂陞尚書文皇入國復令  
仍掌戶部尚書事是時肇建北京糧道艱於轉運新乃  
酌船大小受糧多寡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車  
赴衛河以達北京親王祿米太祖初制歲五萬石新監

唐宋之制歲止萬石而郡王以下遞殺有差動戚則米鈔兼支如文武官例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新難之爲言於上上曰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勿予永樂二年卒于位新爲尚書一十三年國計出入盈縮有節自謂劉晏以下勿論也新卒上爲輟朝一日語侍臣解籍等曰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入出今誰可代新者嘆息久之時夏原吉出治吳浙水乃召還掌部事

段民字特舉武進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選與曾原等二十八人讀古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

王事進郎中陞山東左參政民以庶謹受知文皇文皇  
再征虜勅民轉餉出塞并勅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邑  
吏庶墨以聞宣德二年以參政召入同考禮部會試以  
民嘗進學閣中衡鑑精也三年以參政召署戶部侍郎  
四年實授本部右侍郎五年改刑部賜特勅考察在京  
百司皆出殊制宣德九年卒于位貧不能殮都御史吳  
訥贈之衣衾上聞特命有司營葬迨後百有數十載以  
廷臣請追謚襄介

古朴者字文質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

奉命出清郡縣田賦值父喪歸母年且老矣及服闋因  
奉家貧願仕得受寸祿養母太祖嘉其孝授工部主事  
遷毋就養京師亡何毋卒予舟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  
轉負舛卽建文中陞兵部右侍郎太宗入轉左侍郎建  
比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江西仁宗嗣位陞戶部尚書居  
官早作夜思謹守祖宗成憲或因不便請稍與時損益  
朴曰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楊文貞嘗視朴病入其  
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歷官三十年卒之日無  
一錢尺帛以遺子孫

木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也永樂初上欲都北平禮時  
工部尚書奉命採材川蜀禮得大木數株園踰尋丈  
一夕自行出大谷達于江聲吼如雷一草不偃禮聞干  
朝上命祭告山呼聲者三七年內艱詔令墨  
事

不避巖險萬材畢具上以爲能下勅嘉勞九年召還督  
漕會通河明年漕成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  
入朝又還蜀是歲兼有別命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  
是年病召還部督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而是年又入  
蜀明年遂卒于蜀禮性剛嚴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



日索無遺賢人不見德然皇都肇建工役叢興百務修  
舉賢勞王事不獲休沐漕渠之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  
而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禮初䟽漕時用老人白英書  
築壩寧陽盡抑全汶之水無東流使入南旺湖南旺者  
運河者也水至南旺中分之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  
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高下遞增水閘以時蓄洩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達于漳御自分  
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達于河沿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南北運始通而

虞河之歲變蝕漕也用侍郎張信畫䟽魚王口至中纒  
俾復舊河故道以殺水勢用御史許堪畫自衛河東北  
䟽至海豐古河以洩衛河之水於是漕無河憂漕粟互  
達京師而海運罷不用矣上賞漕功禮爲第一時協理  
者有都督周長刑部侍郎金純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  
漕漕、祖時爲太學生授山西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云  
事已又適戍寧夏建文初薦起爲陝西僉事又坐事左  
遷刑部員外郎靖難後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  
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禮卒洪熙元年呂震以卹

典請賜葬祭又百有餘年爲正德七年賜祠會通河上  
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  
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充  
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  
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  
念純老臣與致仕去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請難  
召功歷官督府卒贈萊陽伯謚忠毅有蘭芳者夏人以  
吉安守坐事謫爲濟寧辦事吏從禮治河禮還薦陞工  
部右侍郎別見守令傳中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也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遷  
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上以統爲雲  
南左參政賜詩二章勗其行尋陞左布政使統以雲南  
乃諸夷雜處之地自古不能以法羈縻元人氣類相近  
稍撫有之然弗靖如故統至治之跌蕩簡易不求速化  
寬小過守大綱卽立簿書期會未始不稍遷就從其便  
或有蠱賊乘其未滋寔軍電擊指的中之以懲其餘數  
年饑疫存臻統悉苦心撫輯夷民孚悅百務徐徐而理  
是時遷謫吏上多置滇中統亡問識不識皆有厚贖焉

二十三年秩滿入覲上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率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予道里費是時有浙江左布政使王鈍者太康人一時藩憲重臣能勝任而又於其職惟鈍與統太祖爲四方宵旰圖治嘗稱二人於朝以勸庶僚鈍嘗持節撫諭麓川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鈍受之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轄至

期月以母喪去詔徵請闕論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  
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  
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洪武三十一年爲  
建文君即位之歲召統爲吏部尚書召鈍爲戶部尚書  
統去滇人如失父母統在部振枉抑拔淹滯一時遺逸  
上羅致闕下諸謫籍人人相慶彈冠靖難兵入頒示文  
職奸臣黃子澄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統與鈍與焉  
已而鈍與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奸臣所累  
上宥之兵部尚書茹瑄亦乞宥統上皆復其官召統與

鈍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部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辰舊制並向朕直  
言之毋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二人頓首謝出統自經  
于部之後堂鈍承制巡視比畿山東事竣乞骸骨上命  
以布政使致仕鈍既歸箒箒不樂遂卒

論曰統之死是也鈍不死慚矣何待既受命而始死乎  
晚矣死於部後堂死其職矣何上削鈍尚書職而以布  
政賜歸乎不予其爲建文之尚書也所以奪乎其爲君  
也建文之尚書可以死我皇考之布政可無死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弋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也國初以歲貢爲楚府錄事改  
御史言事無所避左都御史陳寧右都御史胡惟庸中  
丞涂節一日侍上坐方燕語宜可前跪出懷中彈文劾  
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  
端擅作威福請斬三人首絕來繫太祖怒曰三人事朕  
盡職豈有反側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錦衣衛監問尋  
釋出僉事陝西是時官吏罪犯笞以上悉屯鳳陽宜可



言刑以懲淫慝一民軌宜論事情輕重犯罪大小而施  
舍之有罪不問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上可其  
奏十三年入朝上賜設官男女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  
受上言罪人不挈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  
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男女婚姻踰  
時尚傷和氣闔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今進說者曰夫榮  
妻子共樂有罪妻子同坐此豈盛德之言聖人仁政所  
宜行哉上曰汝言是必有爲今後坐累當辟上鞠之天朗  
氣清忽雷火逸殿上驚曰得非在此人耶雷遽息獲免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尋罷歸十九年起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坐事安置滇南二十三年禮部左侍郎陲性善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務在鋤奸顯忠百僚悚惕未幾卒時有大星墜地櫛馬皆鳴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也舉鄉試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鯁直敢彈劾聲響如鐘廷臣聞之竦背大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觸上怒上命坎瘞奉天門外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率同官奏事忤旨罰修象房衆皆罹役畢事謫官去諤貧不能倩人躬爲之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具道故上念諤慙  
直憫其貧命復官搏擊逾甚京師諸貴人咸憚之十一  
年出使雲南十二年還署通政使司明年署應天復署  
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十五年署工部官四年皆署事俱  
有聲績上以其能故亦皆不實授而歷試之十六年陞  
順天府尹人比漢之張趙嘗出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  
駕太子聞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上優假之  
若此其年有白鳥乳于庭上以爲府尹美政所致賜金  
幣嘉異明年出爲湖廣按察使三年奉最將代吏部侍

師遠有事湖廣留之督軍竣事改山西忤親王貶海  
蓋令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上問左右曰大峰官人  
何在此人宜爲輔導官使人得易聞過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錫之以示尊寵然謬不能將順  
王王終與謬不協請於上竟遷出爲鎮江府同知尋以  
老乞歸卒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事逆天  
威不顧避仁宗頗厭之尚書呂震論謙賣直沽名上語  
西楊曰弋謙太踰分士奇曰弋謙不諳大體乃心腹不

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  
上雖不罪譙然臨朝見譙輒不悅士奇一日獨奏事上  
上曰弋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以言爲戒  
將譙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尸  
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譙  
死譙朝奏令專坐司視事已而朝臣少言事上深悔下  
勅引過命譙如舊朝恭未幾有言中官四川伐木虐民  
上論譙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汝陞副都御史請四  
八罷伐木之 已宣德元年還復以忤旨罷爲民

周新南海人也革除中舉人原名志新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初爲大理評事決疑獄受知上改授御史彈劾敢言京師貴戚咸憚之日爲冷而寒鐵公郁人呼之以憚小兒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遷按順天陞浙江按察使浙中民冤繫者聞知輒喜曰冷而寒鐵公來吾無憂矣新至冤卒前洗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家旋風吹異葉至前新詢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諸所燭姦發慝多類此巡行屬縣嘗微服

爲縣官弁收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縣官往  
還乃自獄出於是悉擿令行過譴責之縣官俛首伏罪  
去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  
澤魚腊一束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以食之  
同僚餽以鴛羹縣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浙中三尺童  
子咸知周憲使之名澤及無告民自不冤九年浙西水  
潦奏蠲逋糧一十七萬二千四百石時上寵用錦衣衛  
指揮紀綱嘗咳亡間綱遣殿心幹緝事浙中大索賂新  
捕之綱更誣奏上逮新立命官校繫至陛前新抗聲曰

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  
奸惡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上問侍臣曰周新何許  
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新死  
妻獨孀遺衣及書數卷歸都御史楊信民至巡撫時周  
以月俸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論曰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今想其清風勁節雖  
死猶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方  
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



紅立日中呼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  
爲城隍爲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慙然嗚呼  
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時有右都御史  
王彰者鄭州人巡撫河南嘗令其屬微行郡縣吏有奸  
欺者輒置重辟是歲河南水民多流亡奏黜貪刻吏九  
百餘人罷不急之征十餘事招復流移五萬家亡命賊  
張大妖尼宋繼善等煽亂悉捕斬之事寧省毋毋且食  
頃有丐者至毋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即丐  
者也其伺察之密如此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  
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未幾上獨召英與王  
直二人入秘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  
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過威虜  
鎮命視李陵墓驛令碑還奏上曰碑鐫鞬韉姓名異口  
虜見必以此地爲已物令再往碎碑沉河中英還上喜  
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  
憚勞苦因問曰朕今帥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英曰  
胡寇犯邊罪在不宥旣聞天兵遠走臣願陛下幸毋入

險窮追上笈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言直不欲黷武  
耳復謂曰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來密奏朕知  
諭太監馬驥曰秀才有事入見毋阻也駐蹕安平鎮上  
因責譴一軍未與口糧怨泣曰吾屬糧盡必死道路矣  
英以聞上上怒英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 宥其過稍  
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人  
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  
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七日東宮卽位  
陞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文兼俸明年

乞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皆有重名汝尚  
啓沃朕心無愧前人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七年  
內艱上遣內官阮童護送回籍奔喪奪哀還朝裕陵卽  
位克經筵講官進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  
出理部事講官仍故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英言京師  
去冬少雪今年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  
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引年乞罷政不允陞南京  
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在朝四十五

年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列聖卷遇不衰與王直齊名  
一時皆阻於西楊不得入內閣直久秉銓柄英竟置散  
地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汪儀金鄒徐王梁周列傳第二十三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貫醜群籍太祖  
旣有天下爲天子用薦手書徵至南畿爲諸王子師今  
分建十王者是也教法嚴毅諸王子有弗若教或擊額  
以管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  
怒之耶帝乃笑而撫之曰若後當聽先生教也授左春  
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希顏歸舊隱落魄顛頽夾  
谷有孔子廟館其中教授生徒優游耕讀間或感時懷

憤陶情杯酒容與謳歌翫然有操繁鼓刀之風足跡不涉城市有藩司騶輿訪之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蹠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桀黠莫周鄉井罔識其丰懷而卒孤立忿策以死

汪胤字仲魯婺源人夙有喘疾洪武十七年以學行徵至上與講書之西伯黻黎篇悅之授左春坊左司直翊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贊善劉三吾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上憫仲魯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趨朝仲

魯見上嘗以春夏決人死罪輒涕泣俯伏進諫以爲有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其奏稱爲善人十九年喘疾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上可其請仙魯未卽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春坊贊善臣三五司直卽臣仲魯旣至賜坐語次上顧仲魯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仲魯起對曰臣愚不知上曰昨日昨若以老病暫請還鄉期秋再來朕可若請有不須辭別之音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之喘疾誠劇然得此病者徃徃壽考矧若隴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  
素善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  
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  
侍之歸却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柬俾僮  
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殿門謝客  
輪相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  
終命矣臣三晉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  
茲聖訓是欲臣等全其晚節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  
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歸又十有六年而終

儀智者高密人也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川高郵人  
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之  
曰太守不可犯智爲人溫重端慤以故所至皆能得民  
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  
湖廣布政使尋坐累被謫去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  
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忠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  
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上即日召之旣  
以爲禮部左侍郎十一年上以元旦日食宜免朝賀召  
問禮部翰林官尚書呂震對曰日食之與朝賀時不相

妨也元旦請如常儀獨智爭之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  
上是之卒從智言當是時上已知智顧能持正也此他  
日上今吏部翰林院簡一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明  
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義及西楊薦智且曰人鮮知智  
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弼大誤悔亡及如  
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  
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于明上顧太子  
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  
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

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執議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大孫授經智侍大孫數年陳說經義不屑附會啓廸匡益竭盡誠悃年八十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薦同鄉訓導戴綸上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俾爲皇太孫侍從講授智子銘洪熙紀元綸應詔舉銘經明行修授禮科給事中得請贈父太子少師謚文簡歷修撰侍講正統中爲御史長史景帝卽大位爲禮部左侍郎陞南京禮部尚書以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保召還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

太師謚忠襄有金問者吳人永樂初用薦爲司經局正  
字侍仁宗東宮太宗北巡多詰過諸官僚官問與楊溥  
黃淮同坐繫獄十年三人相得甚各持一經講論曰此  
處憂患之道也問文行敦茂製述雅健書有魏晉筆法  
仁宗監國暇專意文事問爲所眷愛太宗且不知問爲  
何人仁宗旣即大位淮與溥皆入直內閣而問則命待  
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宣德中擢太  
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上正統中陞禮部右侍郎卒  
子位子汝進太僕丞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仁和洪武十五年舉經明  
行修授餘杭訓導復徙餘杭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  
助教坐事左遷教授河間陞平度知州內艱歸翰林修  
撰李晉薦修高廟實錄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征安南  
以文學薦從大將軍司奏記還陞廣東參議十年坐事  
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擇官僚改右庶子奉令旨  
授皇孫經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官僚多得罪徐善述  
王汝玉柔潛周冕相繼下獄死皆一時名士濟幾陷死  
地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

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携不使墜入蓬蒿竟卒有子幹監  
國遣入應天學月給米二石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也  
初簡宮僚時善述以國子監博士入爲左司直皇太子  
好文學每作詩則令善述改定致書善述輒稱好古先  
生而不名書言卿今年邁輔余爲勞朴直苦口如卿者  
百無一二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  
懷冬至賜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  
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懽  
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酌勞見尊酒庶以

勞期順好古邃於經學且工爲詩以貢入太學初授桂陽州學正爲博士累預纂修考鄉試一會試二獻陵待以師禮卒之日皇太子親爲文祭焉汝玉遂寧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授應天府學訓導陞翰林院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尋兼右替善汝玉詩亦雋永常與太子論說詩法同解縉應制撰神電賦仁宗甚稱誦之後縉下獄詞連汝玉同瘦死梁潛字用之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細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



副楊士奇輔監國有陳千戶害民取財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舊有軍功貸之還或請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上怒殺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上逮二人鞠之語學士榮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語尚書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兩人猶繫獄中有毀冕在獄佻薄放恣上怒遂并潛殺之獻陵卽位濟與善述皆贈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汝王贈太子賓客謚文靖皆令有司祠祭濟子幹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冕寧波人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考第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直蚤失母伯貞有母撫直居貧力學伯貞單車之官有惠政後爲瓊州知府愛人詞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曾棨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授修撰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卽立爲皇太子進右庶子仍守翰林故官燕記注宣宗卽位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進講經筵上每與直剖析

書義以及時政八年與少保黃淮主考會試訓督是科  
廢吉士上好記章時灑宸翰賜諸大臣是年八月景星  
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元年主考會試三年宣宗實錄  
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四年復主禮闈六  
年出涖部事時胡濙爲宗伯大部郎上以濙且老矣命  
直佐之八年代鄭璉爲吏部尚書十一年八月坐選撥  
過悞下獄尋得自釋出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  
年上欲親征虜直率廷臣伏闕疏留不獲命加太子太  
保留守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之書曰永樂宣德

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謀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于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

則民皆安叙。寧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  
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  
否。自是以往。亦不敢增告一語矣。直深念之。以爲然。景  
帝卽真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爲災。乞奮發乾剛。思  
雪仇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  
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鬪之方。守正以挫其  
鋒。出奇以奪其魄。敬共武事。必出萬全。臣實不職。乞賜  
罷逐。上慰留虜使。數邀歸土。皇我再三。往不報朝。意更  
緩。久之。虜使再至上諭。廷臣欲絕虜。直叩頭言。必報使。

毋生戎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湊請益力上不懌而退太  
監興安匍匐出呼廷臣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  
人乎衆未答直赤面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  
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景帝卒用尚書  
譏言以李實楊善先後往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  
之湊佐之尋以中書舍人何觀劾請老不許上得西孽  
黃珙疏請易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大學士陳循  
持筆蹠以請直不能却帝賜諸大臣朱提直扣案頓足  
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當愧死矣累疏

乞休不許見濟太子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春秋  
高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爲尚書佐直文淵徇私鬻爵爲  
御史練綱等論劾且以直爲文淵所愚失覺舉宜并寃  
詰直任過求退不許上因罷文淵召還左都御史王翱  
代仍留直漚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清議落保傅免  
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居家宰一十六年躋三孤秩  
一品年垂八袞雍容廊廟儀範百僚德量爲一時景仰  
先是文貞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專歸吏部  
於是干請斷絕奔競稍息而直愛重人才聶大年臨川

名士也直嘗欲作詩索戴文進畫十年始將去大年諂  
之曰公愛文進畫十年不忘使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大年卒直涕泣銘其墓恨  
不能薦大年也王文安英位望與直相伯仲時稱江西  
二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直歸里田園繞郭子孫賢孝  
春夏間佃僕百人犁田插秧擊鼓唱歌直與夫人乘兩  
肩輿循觀阡陌午憩庄所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歡竟  
日形諸賦詠里中以爲美談一日謂諸子曰昔東里先  
生不欲與予同入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予不能無



憾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  
行乎今日安得與汝曹樂也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  
端子稽蔭官翰林檢討

論曰余讀周學士書有味哉其感于朝事之更張而深  
鏡于當國得失之原也王公位六卿之長願德令望良  
足服人不自深惟俛狗易儲之議曲筆于芳洲之膝何  
哉赤松之遊未請四皓之策無聞至于內自愧死之時  
頓足長歎亦何及矣覩頰于青宮保傅之隆何以仰觀  
於南宮返正之日乎他日歸田之樂雖免遼陽之行然

質以當日患失之心終難定于賣國之誅也

王翔字九臯直隸鹽山人也永樂十三年大比天下士  
北京翔中式第五名上喜曰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  
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恩遇之榮自來會試  
士未有也廷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  
正謙讓左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  
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轉巡浙江經  
理鹽政四年松潘用兵巡撫四川參贊軍務招徠十一  
八寨六年鎮守陝西七年提督遼東是時東虜入寇我

師每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上乃假翔便宜移  
往提督翔自巡視邊壘深溝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于  
千里虜至噬齒還走八年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內  
艱奪情留撫十二年轉右都御史十四年轉左俱留遼  
東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景帝改立太子加太子太保  
會廣西崗蠻爲亂守將不即討欲得廣東兵應援廣東  
未遣共觀望撫臣不相統賊且熾于少保言于景帝  
曰兩省用兵事權不一何以成功乞遣一重臣爲總督  
譏且三人名上請用一人景帝遂用翔翔以左都御史

是年出爲兩廣總督時翔威望素著諸蠻聞之已畏服  
翔至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諸蠻解歸巢穴蠻平還  
朝陞吏部尚書佐王直掌部事直部權盡委翔一時選  
路復清任使既稱得人六年引年求退不允裕陵復位  
與直俱坐易儲落太子太保閣學士陳循等皆斥去李  
賢時爲吏部右侍郎后亨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諷翔  
自陳去請賢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翔雖老精力  
未衰賢輔之可也賢敢獨當重任乎亨因賢言復留翔  
上亦尋相賢已復用亨訴出賢參政福建而心切寃之

因問翱賢何如人翱曰賢與臣處久始終淳實可用上遂召賢還仍入內閣翱與賢二人交懽事上上每進退大臣與賢疇諮輒召翱面問可不曹欽又擊賢朝房傷首欽挾賢至翱所併執之翱曰朝廷何負汝汝友耶汝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殺長者要翱與賢爲奏請及至朝門門閉賊欲殺賢得翱力解乃已賊誅加翱太子少保上嘗語翱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翱以是推轂北人常多悉稱所舉是時尚書六部上皆喜得人獨深念翱老翱年已七十八

矣上問語賢賢頓首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  
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上見則呼老王不名其親敬  
若此茂陵即位更念翺爲五朝老臣加眷顧諭翺雨雪  
免朝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勅  
慰問賜白金寶鈔金織衣一襲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忠肅翺出撫諸鎮在遼最久遼寒孤懸軍興輒置翺  
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  
避用克饒器械明利簡練卒伍調恤窮乏偶配鰥寡人  
情大悅翺言變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騷民獲

寧宇仲孫麟廕入太學白翱求試翱曰汝才倘可登第  
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俸冀非分耶裂卷焚  
之子塔賈傑既登第白夫人爲祈一京秩不可得身典  
銓衡而能不移所親類此平生不肯受人一餽遺翱自  
遼左還京鎮監祭素清謹翱亦知之俄出匣中四大珠  
爲別翔大驚訝固辭榮洎而言曰公豈以予爲賄得之  
乎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侍臣予得八焉今以半  
饋公且旌倦倦於公爾公不納公且視予爲何如人哉

有感其言受之亡何榮卒翔求榮後得二從子出前珠  
授之封識宛然舊也二子鬻之得金四千始買居以奉  
榮祀翔因往奠祭主一飯而返翔居第三十年不改於  
舊英宗特命有司爲翔起第蓋城多數楹翔以非詔旨  
拆去李南陽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人以爲確論于疇世官錦衣  
副千戶

論曰世言王忠肅之在遼東也約法皆用贖人命亦然  
公之言曰死者死矣而又以生者繼之無益也有益於



死者之家而使生者得存可爲也有指揮孫璟者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公曰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璟得贖後璟爲將屢建奇勲人以歸德於公嗟夫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然與非與或言戍卒妻女法當旌惜公不及也

二史齋卷之第四十七

李崔李黃朱列傳第二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筮仕延平理急  
欲捕治郡中諸大豪爲所誣下獄期年乃得白然而剛  
直聲日有聞矣景泰二年以部郎薦陞右僉都御史參  
贊宣府軍務首請帑金買牛屯種以其餘糧易馬騎操  
論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而廣等亦據秉它事誣飾上  
欲召秉還言官文章言風憲糾劾故忌未辨曲直焉得  
以據拾之言改罷秉上爲遣言官即勘乃留秉而切責

廣寧明年命兼巡撫尋改提督時有達虜牧邊廷議欲  
擊之秉上言曰邊疆之外則皆夷狄放牧之地彼未犯  
邊我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啓邊釁也昔姚  
崇爲相不賞邊功以此議乃寢條陳邊務一十四事上  
皆允行內有汰冗員停造作均田土貨官益數事邊儲  
賴之秉在宣府節用愛人吏民畏服奏掩土木鷄兒嶺  
戰沒遺幣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  
虜以剽掠男婦來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  
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總兵官以爲

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權之咎吾自當  
之上聞以秉爲是秉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將  
校不才者更置之士免腹削數載寒無大寇深入即小  
入驅出塞即已不肯邀功生事以是邊民稍休息虜亦  
徙帳避去然竟爲諸武臣排陷罷歸天順改元召起巡  
撫江南明年移撫大河復坐累去久之起以右副都御  
史再巡宣府成化元年給事中張寧薦陞左都御史遷  
掌兵臺事三年建酋董山叛寇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爲  
總兵官命秉提督討平之加太子少保是年冬王瑄山

請老代爲吏部尚書東居家宰士大夫有聲望者皆以  
小次之位擢之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  
冠帶閑任人多怨望與崔恭尹旻二少宰每相左四年  
彗星見秉同都察院考察京官令大臣被劾者自陳因  
能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黜斥者多且爲大臣姻  
黨以是大臣又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復如正  
規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於  
是給事中蕭彥莊劾秉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大罪  
丁有三大廷議二少宰唯唯承伏曰吾二人嘗諫之不

吾聽也上乃落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遂與來朝訪  
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上詰彥莊年深御史爲誰  
壁吳遠馮徽三人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權吏部彥莊  
以三人對而諸言官復言彥莊受指於姻家大理寺  
卿王槃謀代秉內閣彭時寔主之上命會官廷鞫彥莊  
主奏事不實降永寧驛時引病請挂彈章者皆謫官彥  
莊後署大寧以科罰太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秉家  
居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輒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李執中之去位有謂執中爲彗星掃人燕自掃可

謂快心於讒賊之口哉然不如是亦無以見執中何者  
正人之絀固邪人之幸也然是時內閣南人爲政欲用  
南人吏部以故秉僅一年而去北人於是紛詆南黨善  
傾人內閣不得已乃用崔恭南人又不喜會恭內艱僅  
數月去而姚夔代允五年夔卒尹旻代允一十三年然  
旻則噴有煩言矣旻與內閣劉珣皆北人爲一黨內閣  
萬安南人也又爲一黨安又欲去旻而梗於珣珣去旻  
故竟爲安逐之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奈何  
以內閣而爲南北樹黨幟哉

崔恭字克讓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出  
督延綏還儲還進卽中南陽薦知山東萊州府事萊號難治  
恭居郡六年萊人歌頌之曰古之楊今之崔漢楊震嘗  
刺是郡故以爲比恭去萊人思之爲樹碑楊震祠中景  
泰中以郡守異等超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  
政使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恭旣用  
廉起家而又有爲事苟便民直肩任無所避先是蘇松  
加耗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竄恭悉疏復還舊都  
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勅恭兼理恭自臨督民不告勞



揚州饑猶推浚河餘粟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銳以克伍  
爲功崑山民被誣首連逮二十四人欲訴恭或謂巡撫  
與御史各領勅行事不相侵訴無益也有應之曰刑部  
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行事  
苟有冤抑欲伸理非巡撫而誰乃竟詣恭訴之恭爲平  
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稱南京巡撫周文襄後恭爲  
持者其行事多做文襄之舊尚嚴切不若文襄寬而理  
至欲蠲民疾苦真如痼瘵切身所至民懷四年塩山薦  
爲吏部右侍郎七年左侍郎姚夔進禮部尚書轉左成

化二年鹽山去左都御史李秉代五年秉去恭代恭爲  
尚書僅數月遂以母喪去位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  
尋勅參贊南京守備幾務恭初佐鹽山自爲手錄私籍  
天下人材所見爲賢言鹽山用之所見爲不肖卽有憑  
藉相干不恤也翱及秉皆北人恭亦以北人繼秉南人  
皆不樂然三人皆稱名家宰其後恭起夔在位故改南  
京尋致仕成化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論曰崔恭爲家宰無半載乃佐銓者亦十年矣天順曰  
鹽山引爲知己主上稱其佳品亦當代之名卿乎然恭

在江南與諸御史常左御史黜士恭多收錄成名夫士  
伸於知已可樂也而官屈於形已則有褊心人怒之矣  
類訐人短而又奪之權人無恤於府怨已無嫌於市恩  
人誰與我要之體若相拂而心可無猜即相安於大道  
之行難免於侵官之誚矣第其所脫二十四人於臧伍  
則百世德也君子予之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御史歷山  
東總憲陝西藩轄入爲大京兆都御史大司空進冢宰  
先是同仁秉銓一十三年大不滿人望而又深惡江西

人不肯使居華要憲宗末年江西人李汝省挾左道得  
幸上用事嘗受密命訪察百官遂謀於內侍罷吳去而  
以少宰耿裕代之耿裕素持正不阿僅踰月出之南京  
於是裕代其位裕爲冢宰汝省蓋有力焉然裕亦能守  
正不私附汝省語僚屬曰諸君豈不知五服五章乃天  
之所以命有德乎故曰天官官須不愧於天當大選設  
一木主書皇天鑒之四字置中堂上裕與二侍郎傍坐  
文選司官前立每選一職輒先第其資格可否共品定  
而注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一

人一日謝司空一夔指朝班中語裕曰吾江西徃日某  
省中晨星寥寥今日山東進士選科道京秩者何多裕  
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度無罪悔苟有私蒙不但召朝  
廷其如天下公議何舊制考察曰老疾者致仕曰貪酷  
者爲民曰不謹曰罷軟者閑住裕曰是則然矣顧有似  
之而非者遲鈍者不似軟乎偏執者不似酷乎二者於  
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更創立小力不及者爲一等降  
調自差今爲定制焉或言裕附致省故以此爲媚衆之  
術已而憲宗上賓致省誅裕亦罷去而三原用矣

黃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也父瑜正統元年進士兵部  
職方司主事有賢辭弗究于用而卒孔昭年方十四家  
貧無資刻志讀書既長父有執友建寧守智竒憐其貧  
知其學頗有成薦爲松溪訓導孔昭曰士之仕也待人  
薦舉耶辭不受命也以村第自顯期續父業以世其家  
益力於學遂祭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孔昭守父  
清貧大有廉名同官有惡其形已瘠奸吏誣奏孔昭事  
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是名益起陞都水員外  
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

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  
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往事諸君多自引嫌皆  
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得知耶孔昭公退每  
有客至無不延見悉心諮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請  
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或因權勢干請  
私用一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先  
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黃郎中陸右通政出南  
京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九年進士第一人世宗

永南銓當考察張永嘉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令人喻意希周不聽永嘉遂言南京考察不公命再考希周上言臣備員南吏部四年矣察典最重今以臣之四年所孜孜留心者不足信是臣不職甚矣乞即罷臣別任一賢明庶無負於聖政已又以南村無一人去者爲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上亦不之譴也希周遂解官去

論曰我高皇帝罷中書省而分列九卿使相顧顧不相



歷爲慮至深遠也。文皇時雖設內閣，諸學士惟備顧問而已。寒忠定爲吏部，委任猶在二楊之上，部權未失也。宣皇時三楊位益尊，新安望輕資淺，因稍退遜，行薦舉之例，遂開請寄之門矣。東王繼之，始復一其權以歸之吏部。然以年垂八袞，乃又不能不爲廣昌受過，裕陵復辟。蓋山在事，而南陽當國，兩人相得益懽，秉正懸公，官評清允，具見和衷之雅焉。憲宗時李執中、崔克讓雖皆稱職，而南北之黨已分。姚文敏、尹同仁皆視內閣以爲之去留，晉楚爭長，吏部受其敵矣。至于三原，以一時

重望壓服群情而其去也猶以愛山顧在孝宗之朝天  
王聖明故盧氏金陵以及鈞陽相繼在位並稱名碩武  
宗時朝多群小邪正雜進官方亦亂幸賴二三元者共  
濟時艱嘉靖初年方桂有事內閣同爲議禮之臣不相  
侵軋天子晚年一意齋居分宜在閣久而部權於是失  
矣迨于江陵而益視部如屬矣何以故蓋于時九卿之  
缺員會推非受意於內閣不可以得命會故家宰必爲  
內閣之私人百官之進退遂多受成於內閣而無敢與  
同其不然者且諷鷹鷂擊之矣故內閣能黜吏部而吏

部不能搖內閣繇是觀之安在其無中書省哉迨其後也家宰稍知自愛。嫌於視人眉睫。一意第自尊重。百官不暇置可否。兩少宰迺相視。噤不語。避越俎。相引嫌而盡以任郎中。郎中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權幾由吏出矣。政體不胥而盡裂耶。後之秉銓者尚視前數公爲權衡。余因并叙先今政體而世變從可知矣。